

150年后该如何审视明治维新

陈鸿斌

今年是明治维新150周年，明治维新在近代日本史上的重要地位不言而喻，如今日本全国上下到处都在议论明治维新。近日，在设立萨摩藩的鹿儿岛举行了纪念明治维新150周年的仪式，这里曾诞生了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等许多明治维新著名人物。日本财务省还将于本月发行五万枚面额1000日元的纪念币。

今年1月22日国会开幕式上，日本首相安倍在施政演说的开篇就说：“150年前日本进入了明治时代。明治这一新时代所培养的众多人才，是日本超越因欧美各国而产生的困难，迅速实现现代化的原动力。”安倍在其今年的“新年感言”中也同样表示：“150年前，在亚洲面临沦为殖民地的巨大危机之下，日本开始了建设国家的新征程。为了超越困难，日本的现代化进程明显加快了，其动力就在于一个个日本人。由于废除了此前的身份制度，所有日本人得以从原先的制度和惯例中获得解放，由此维护了日本的独立。”

从前年开始，日本各方面就相继举行了相关研讨会、讲座、各种展览以及音乐会等纪念活动。平时一般不对外展出的珍贵文物，也在这一重要年份陆续与公众见面。去年，首相官邸在“各府省厅联络会议”的主页上也明确提出：“学习明治维新精神，重新认识日本的优势，是一件很重要的事。”为此，安倍政府资助了以明治维新为题材的影片和电视剧，还专门举办相关的柔道和相扑比赛。至于明治维新发源地的鹿儿岛县、京都府以及明治维新杰出人物的家乡等地，如今都在举办纪念这一“盛大的节日”的相关活动，还特意开设了专用的官网，并以此来推动当地旅游业的发展。各地出版社则推出大量相关读物，满足民众对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关注。

但现任总务大臣、已明确表示将于今年9月与安倍竞选自民党总裁的野田圣子，对安倍政府的这一姿态提出异议。在她看来，沉湎于对明治维新的怀念，丝毫无助于创造日本的未来，相反如今的日本必须与之彻底诀别。

“伟大的革命”还是“成功的政变”

直到幕府时代末期，日本一直处于闭关锁国状态，而当时帝国主义已开始一场瓜分世界的“盛宴”。1840年中国在鸦片战争中遭到惨败，这在日本所产生的震惊甚至超过中国本身。在日本看来，当时的中国比它强得多，连中国都如此不堪一击，那日本根本无法御敌于国门之外。1853年美国将军佩里率领舰队兵临城下，迫使日本实行开放政策。日本欲避免重蹈中国社会覆辙，就必须来一场自上而下的社会革命，并通过“富国强兵”和“殖产兴业”来提升国力，才能实现“攘夷”之目的，否则就根本无法抗衡西方势力。于是，西乡隆盛、大盐平八郎和吉田松阴等“阳明学”（研究中国明代思想家王阳明的学说）及其核心思想“知行合一”理论的信奉者们便登高一呼，明治维新应运而生。通过此后相继实施的“奉天大政”（末代幕府将军德川庆喜将政权交还明治天皇，由此结束了长达200年的幕府时代）和“废藩置县”等，日本仅用20年时间就成为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实现了国家的现代化。

由于战后日本历届政府有意识地淡化历史教育，因此如何看待150年前的明治维新这场社会革命的问题上，日本社会存在相当大的认识误区。在许多日本人看来，明治维新毫无疑问是一场“伟大的革命”，是“完美无缺”的。如果当时没有发生这场革命，就不会有日本的现代化，日本就会沦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

但历史的真相并非如此，实际上明治维新只不过是当时的长州藩（今天的山口县）和萨摩藩（鹿儿岛县）的下级武士发动的一场政变而已。按照“胜王败寇”的规律，由此夺取了政权的人们自然被视为明治维新的英雄。此后一个半世纪，日本所有公立学校

的教科书，都是按照这一口径来宣传和介绍明治维新。值此明治维新150周年之际，日本许多历史学者、教育学者和社会学者等，都在大声疾呼重新审视明治维新，还历史以本来的面目。

明治维新虽然给日本留下了很多重要遗产，但毋庸置疑的是，它同时也成为日后军国主义的土壤。明治维新后，日本相继发动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并在两场战争中获胜，很快就使得军国主义氛围充斥全国，以至于此后利令智昏，又发动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最终遭到惨败，不得不无条件投降。在中国台湾实行殖民统治、吞并朝鲜半岛，以及此后长达14年的侵华战争，由此使得日本与朝鲜、韩国、中国的关系至今仍未理顺，这一页仍未能彻底翻过去。周边外交如此之善可陈，日本欲获得稳定的外部环境不啻是缘木求鱼。安倍出生于山口县即昔日的长州藩，他全面肯定明治维新显然无法为今天的日本社会所接受。战后日本汲取了此前的深刻教训，确立了“轻武装、重经济”的和平发展路线，才取得了经济高速发展的宝贵成果，但近年来这一路线早已被日本的当家人抛置脑后，安倍所谋求的就是彻底告别战后体制。

“负资产”迄今仍在发挥作用

在推动日本走上对外侵略和扩张的过程中，吉田松阴无疑是一个核心人物。作为长州的一名下级藩士，却拥有“维新

志士”“维新的精神支柱”等光环，实际上吉田松阴所信奉、所热衷的不过是暗杀这一卑劣手段而已，但他将此贴上“天诛地灭”的正义标签。他就是通过暗杀幕府的大佬，来达到推翻幕府的目的。

吉田松阴的对外方针就是诉诸侵略。他力主开垦阿伊努（北海道的一个少数民族）地区，攫取堪察加半岛和鄂霍次克海，让朝鲜向日本朝贡，迫使清政府割让满洲，将中国台湾和吕宋岛纳入日本版图，以此不断显示进取之志。虽然他因屡屡诉诸暗杀被斩首，但他死后，长州派元凶、日本军阀的祖师爷山县友朋却不断将其神化。在昭和时代初期，以山县友朋等长州军阀为首的日本帝国陆军，就开始全面践行吉田松阴生前所主张的对外方针，吉田松阴所提出的全部主张均相继成为现实，这绝非偶然的巧合。

包括吉田松阴所曾采用的暗杀手段，此后也被日本陆军一再沿袭。其时，日本政坛的暗杀案例此起彼伏，其中最著名的就是“2·26事件”。按照今天的定义，吉田松阴及其信奉者纯属恐怖分子，然而他们却大言不惭地自吹自擂：“历史就只能这样！”这是一种典型的先验论，而如今弥漫日本全国的“皇国史观”，不过是这一理论的延续而已。

已故日本著名作家司马辽太郎始终竭尽全力为明治维新大唱赞歌，他却无法对从日俄战争到侵华战争的这40年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于是司马辽太郎就

采取鸵鸟政策，说这是“日本民族不具有连续性的时代”，选择性地予以忽略。但毫无疑问的是，正是长州军阀及其所信奉的吉田松阴的那一套，导致在全国形成了“天皇原教旨主义”，从而使日本走上了对外侵略的不归之路。

显而易见，明治维新给日本带来了许多“负资产”。例如以宗教而言，神道与佛教合一在日本已有上千年的历史，这是一种多元而和谐的社会生态。然而，长州和萨摩的新兴势力得势后，立即在全国范围发起了一场规模空前的“灭佛运动”，成立伊始的明治政府就下令实施“神佛分离”。这一毁灭文化的反人类行径，颇似今日之“伊斯兰国”。例如位于奈良县的兴福寺内有一座“五重塔”，目前属于国宝级文物，当年在灭佛之际居然被以25日元（约合今天的100日元）的超低价抛售，打算购买者并非看重这一文物的价值，而是准备将其焚毁后出售所剩的金属框架。只是由于附近居民强烈反对焚塔，兴福寺才得以幸免。当时这样的例子，可谓比比皆是。而当年该寺中的十座佛像（均为释迦牟尼的高足），在动乱年代流失了四座，至今也没有找回。

明治维新的负面影响至今仍在体现在日本社会的方方面面，例如核电站的选址。日本目前共有54座核电站，其中46座位于原反政府军所在的各藩。虽然核电站在选址之际多由地方政府主动提出申请，但这些地区争相建设核电站，显然

出于同一原因，即当地根本没有像样的产业，希望通过核电站的建设来改变经济落后的面貌，同时增加就业。这些地区经济发展长期处于滞后状态，本身就是很能说明问题的。此外，相比核电站很少或根本没有的发达地区，这些地区的医生人数明显偏少，这同样可以反映社会发展水平低下，两大地区的发展差距显而易见。

而从主政日本的领导人来看，明治维新50周年（1918年）之际的首相寺内正毅就是长州军阀的代表人物，100周年（1968年）之际的佐藤荣作和今年150周年之际的安倍晋三也都出生于山口县（即过去的长州藩）。山口县迄今为止已先后诞生了八位首相，这恐怕无法以“巧合”来解释。

为了呼应政府号召，日本右翼势力除了竭力为明治维新150周年造势之外，还提出要目前的国定假日“文化日（11月3日）”改为“明治日”。实际上，他们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希望借此重新弘扬《明治宪法》，以此来否定现行的和平宪法，从侧面配合安倍的修宪举动。有一位日本作家写了一本名为《明治维新的过失》的书，居然因此遭到右翼分子的恐吓，还被贴上了“左翼反日主义者”的标签，这不啻是一种“言论恐怖主义”。这与幕府末期为了争夺政局主导权而动辄采用暗杀手段，还美其名曰“天诛地灭”，有何差异？



日本民众在京都纪念“明治维新前三杰”之一坂本龙马逝世150周年，2010年NHK大河剧《龙马传》讲述了他一生的故事。

东方IC

大河剧已成明日黄花

本报记者 吴雨伦

随着明治维新150周年的到来，“维新三杰”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和木户孝允成为日本国内的热点。今年日本放送协会（NHK）以西乡隆盛的传奇一生为原型，创作了大河剧《西乡公》。《西乡公》于1月7日在NHK首播，每周日晚间七点播出，共50集。该剧根据林真理子的同名小说改编，讲述明治维新英雄西乡隆盛的故事。西乡隆盛出身于下级武士家庭，生涯中曾被流放两次，且有过三次婚姻。最终他成功推翻幕府迎接明治维新，但后来不满新政府的作为，再度起兵反抗，最后在西南战争中战败而切腹自尽。

作为NHK的年度历史大戏，大河剧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广受追捧，曾创造了39.7%的全剧收视巅峰，如今却在时代的车轮中渐渐陨落。大河剧自1963年开播，如今与红白歌会一起

成为NHK的传统节目。《西乡公》已经是NHK的第57部大河剧（其中1993年、1994年的两年间拍摄了三部）。其实，“大河剧”与“大和民族”并无关联，“大河”一词来源于法语词汇“Roman-fleuve”。人们把通过描写单个人物或者一个家族的经历来反映时代变迁的小说称为“大河小说”，喻谓“时代的滚滚洪流”之意。大河小说是19世纪中期以来法国长篇小说的重要体裁，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被认为是最早的大河小说。

1963年播出时，NHK并没有对第一部大河剧《花的生涯》进行特殊定义，只是按照题材将之称为“大型时代剧”。直到次年第二部《赤穂浪士》播出时，《读卖新闻》将这种通过讲述时代里某个人物或家族故事的电视连续剧与法国的“大河小说”相联系，称其为“大河电视剧”，两者才产生了联系。1977年，在NHK系列15周年纪念日节目《大河剧的15年》中，“大河剧”这一名称首次被官方使用。次

年《黄金的日子》播放时，NHK终于把“大河剧”定义为官方名称，由此“大河剧”这一名称真正走上了舞台。

大河剧的黄金时代出现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其中1987年至1989年堪称大河剧的黄金三年，《独眼龙政宗》（39.7%）、《武田信玄》（39.2%）和《春日局》（39.1%）迄今依然在大河剧收视率历史排行榜上牢牢占据前三位置，远远高于其他大河剧。然而任何事物都无法逃脱盛极必衰这一自然法则，大河剧也不例外。上世纪九十年代后，大河剧的人气趋于衰落，高收视率神话逐渐变成明日黄花，甚至一度出现了“大河河底论”。

早在1975年，日本著名电影人佐藤忠男就毫不讳言地批评大河剧的立场问题：“大河剧总是站在志士、武将、军师、地方官之类的武士精英阶层的立场，阐述统治者如何心系天下领导民众，这让观众们年轻人哑口无言的说教。”这

一剧特色反而成为大河剧人气趋于衰落的原因之一。此外，大河剧力求对历史事件的真实还原使得编剧难以设置悬念，观众只需观看开头便可知晓结局。对于年轻一代的日本人而言，快节奏、多悬念的日剧吸引力无疑要远远高于大河剧。

为挽救颓势，NHK不断尝试以各种方式吸引观众，如大量启用偶像派演员出演大河剧，剧本人物的选取和故事的改编更迎合当下的潮流和喜好等，但似乎并未取得明显效果。2012年的《平清盛》与2015年的《花燃》双双创下了大河剧的历史最低收视率，均低至12.0%。而在播的《西乡公》的收视率也不容乐观，虽然一度在西乡隆盛的家乡鹿儿岛创下34.9%的收视率高峰，但在全国范围内，前十集收视率徘徊在14%-15%之间，之后更是一路下跌，如今每集已不到12%，最新的第29集仅为11.6%。

行走世界

徐静波

抵达长崎的当天，主人安排在“花月”为我们洗尘。何谓“花月”？以今天的眼光看，“花月”当位居高级料亭的行列，当初应该也是。不过它的地点在丸山町，丸山町正是江户时期长崎青楼的大本营。花月者，风花雪月之谓也，或许当年这里也是一个喝花酒的所在。

此且不谈。我们坐了汽车到达那里时，薄暮已经浓了，沿着洒过水的青石板铺就的缓坡向“花月”走去，在有些幽暗的灯光映照下，看见了一块石碑，上面镌刻着“史迹·花月”，可见这是一个历史的遗存。坡道的两侧，优雅地放置着十来盏方形的地灯，高高的石阶之上，大门外悬挂着一盏木格纹样的灯笼（日语称为“轩灯”），建筑均为原木构造，不施油漆，多年的风雨剥蚀后，表面呈现出幽幽的暗褐色。进入门内，是一条过道，右侧面挂着一盏写有“花月”的大灯笼，左侧则是同样设计的一排小灯笼，一位姿

优雅的老妇人已在内侧迎候。脱鞋入内，迎面是一幅旭日东升的挂轴，右侧是插花作品。“花月”已扩建过，有上下两层，里侧有一处不小的庭院，在夜灯的照射下，花木扶疏，涓涓溪流上有一座小巧的朱色木桥，有些醒目。

那天招待我们吃的是所谓的“桌袱料理”，而“桌袱料理”也是“花月”的特色。我以前研究过一点日本饮食文化，理论上对桌袱料理有一点知识。17世纪至19世纪初，江户幕府辟出长崎一隅允许与荷兰人和中国人做贸易，形成了一些中国人的聚集地“唐人屋敷”。大约从公元七八世纪开始，历代天皇笃信佛教而禁止朝野杀生食肉，于是一千多年来，肉食基本上从日本人的食谱中消失了。但居住在“唐人屋敷”内的中国人就是要吃肉，于是官府便准许在里面圈

养一些猪、鸡之类，另外安排少数山民在僻远的地养殖猪牛以供中国人和荷兰人食用。我在长崎历史文化博物馆内展示的“长崎名胜图绘”中看到过“唐人屋敷”内的宴饮场景，杀鸡宰猪好不热闹。初时中国人可以随意在市内居住，后来被限定在“唐人屋敷”后，青楼女子照样可以自由进出，如此一来，中国的饮食就流入了部分长崎市民的生活中，于是诞生了中国饮食与和食杂在一起的所谓“桌袱料理”。

与当时一般的日本人餐食相比，它有三点特色，一是有矮脚的圆桌。日本早年吸收的大陆文化，大抵是唐或之前的文化，那时中国人用餐皆是席地而坐，席前置有一矮桌，中唐以后才逐渐采用了西域传来的桌椅，而日本人在安史之乱后就停止派遣遣唐使，一直沿用了此前

的大陆文化，榻榻米，无桌椅之设。因此，矮脚的圆桌已是受了“唐人屋敷”影响的创制了。二是受大碗盛放食物、食客在自己前面另备一个碗碟，可放夹取的食物，这在每人一份餐食的日本传统中也是没有的。三是食物中会有肉类出现，这差不多是离经叛道了。现在“花月”的招牌菜“红烧肉”，大概就诞生于那个年代。今天终于有缘躬身见识一下桌袱料理了，有幸有幸。

那天我们是在和式的大房间，榻榻米、朱漆圆桌、矮脚、坐垫后面却是靠背的，男性可盘腿坐，餐食由每人分开的，面前四个碗碟，清一色的白色，与传统的和食器皿完全不同，却也不似中餐的大碗大盆，食材荤素皆备，滋味却不东不西，其中的一款红烧肉（是我自己的命名，日语谓之“豚肉の角煮”）值得一提。

一周数字

2500万人

据澳大利亚统计局估算，澳大利亚全国总人口正在飞速增加，7日增至2500万人。澳大利亚达到这一人口规模的时间，比先前预测的几乎提前10年。澳大利亚人口激增以及相应经济机会拓展，得益于来自英国、中国、新西兰、印度等国的移民人数增加。不过，澳大利亚由此面临基础设施跟不上巨大压力，从住家到学校、医院等多方面都亟需更多投入。

46.3%

俄罗斯联邦海关署7日发布的数据显示，2018年上半年俄罗斯贸易顺差为980亿美元，同比增长46.3%。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俄罗斯贸易总额为3306亿美元，同比增长21.6%。



《经济学人》8月4日

热浪来袭

从西雅图到西伯利亚，今年夏天灼热的火焰在整个北半球蔓延。在希腊已有81人死于火灾，在日本大约125人在热浪中丧生。从工业革命的第一台炉子生火至今，地球大约升温了1摄氏度，而这1摄氏度已经使得气候变得狂怒无常。这说明，自巴黎协定以来，人们出于自我保护的种种措施，在这场与气候变暖的战争中，显然失利了。也许，今夏的教训会让世界重新团结的斗志，但地球在如今的热浪面前仍然命悬一线。



《新闻周刊》8月10日

一个人的共和党

2018年，共和党属于特朗普。总统在竞选期间便开始重塑共和党。共和党曾经是保守主义的支持者，而如今共和党人就像一头带刺的骡子，被特朗普困住了。可以肯定的是，总统已经完成了许多共和党的目标：减税，放松管制，改造最高法院等。他的外交政策已经摧毁了布什总统的亲北约和支持欧盟的立场，并且与传统的自由贸易政策背道而驰。尽管如此，共和党人依然几乎不可能公开反对他。即使是6月“骨肉分离”风波以来，民调显示依然有约90%的共和党人支持他。



《国家地理》7月

科技助运动员突破极限

科技可以帮助运动员们一再突破极限。一场跨世纪的百米赛跑实际上也是一场科技的竞赛。从80多年前杰西·欧文斯以10.2秒打破男子100米短跑纪录，再到2013年尤塞恩·博尔特以9.77秒再创纪录，在这期间，训练、测试、技术、服装、器械的改进帮助运动员们做到更好、更快、更强。